

青川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八年 第三期

(总第十二期)

五月十五日 刊出



目 录

三县中学史略	马自笃
青川木雕	魏少杰
丁丑年平青灾荒见闻	任朝晖
白水福音堂始末	曹子安
賈原坪武装队副队长专著	曹延波整理 陈天和口述
三十年代湊金人	姚麟述

一九八八年五月

三锅中学史略

马自笃

青川县三锅中学1958年开始筹建，校址选在距县城7.5华里的青溪区三锅乡，位于普盘梁东麓，座西朝东，右傍海拔2127米高的五台山，山下有一条东阳河缓缓西流。

经伐削林蔓，移坟坪地，建起砖木结构平房六幢，面积约一千平方，加活动场所，占地50余亩。另划荒山坡30亩让师生开垦后作劳动基地。

1959年10月12日起用校印，调集教职工29人。当年在关庄、大石、青溪三个区招收初中生171名，分四个班。开齐了语、政、数、理、化、生、史、地、音、体、图各科。

1962年又建一楼一底“干打垒”石头房子一座，5个教室，12间学生宿舍。1966年学生达8个班400余名，教职工增至50人，其中党员3人，参加乡党总支过组织生活。

1966年11月中旬，县红卫兵代表团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县，战斗队蜂起，师生纷纷外出串联，学校成了“空城”一座。年底虽大部分师生回校，但并未“复课闹革命”，而是揪斗校长、教师，学生亦互斗不止。图书室、实验室悉被破坏。1968年7月底，青川伐木厂派出4个伐木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不少教师被打为“牛鬼蛇神”，学校更加混乱。1969年秋季，绵阳地区文教局给该校下达高中招生任务，文称“青川县东风高级中学”。1971年下半年，县委决定在该校开办青川高级中学，一所学校两块牌子。1972年春，县内新招高中生150名，从青川中学迁入

高中一年级学生三个班150名，全校共高初中学生9个班500余人。同时，从青川中学调进教师6人，又从小学抽调下放教初中班的大学生6人充实教师队伍，教学一度恢复，校风有所好转。1973年元月，青川县首届高中生毕业，县委书记蒋金厚等领导前往参加毕业典礼，并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批准单独建立中共三锅中学支部。同年下期，青川中学恢复高中招生，青川中学调来的6名教师返回原校。

1974年开展评法批孔，学校半天上课，半天批孔，或间天上课，间天批判。后来评《水浒传》，进而提出“开门办学”的方针，“走出去，请进来”，实行“一一五制”，即休息、劳动各一天，五天上课。其实，经常不上课、搞突击性生产劳动，部分学生一学期背烂两个背篋。学共大（江西共大）、赶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以学工学农为主，课本丢在一边期末了，才三、五人一组，凭劳动表现给学生评定各科学业成绩填《通知书》。在当时这种以搞生产劳动为主忽视教育工作的错误作法反而受到肯定。1974年7月13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学校“开门办学的经验”。1975年5月，伐木厂工宣队再次驻校，并加派一副局长到校任党支部书记，加强领导，推动“开门办学”。师生非常疑虑，说学校是“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每周依班级排列生产劳动，班主任教师成了“生产队长”。1975年至1976年，学校为县代办《青川县五七学校》，招收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设“五七农机班”、“五七农技班”、“五七卫生班”。领导、教师和学生主要精力投入校办农场和校办工厂。

校办农场

土地分到教学班，种小麦、包谷或菜蔬兼管其它。全校年产粮食万斤以上，下种到晒干车净，交学校储藏。“学校也要学大寨”的口号喊出来后，师生开上管盘梁大修梯田。广播拉上山，红旗插遍山，中午饭在山上吃，一天到晚闹轰轰的不待安宁。仅一修梯田组织两百名师生加班加点干了四天。基脚底层一排需石头68个，级级上升到最高一层，需石头283个。小石头用不上，要用锄钎从河水里撬起来，再一个一个搬上山。往返一次17—23分钟，一天一人只能搬12—22个石头。暴雨季节，曾四垮四修，后说：“垮垮了不要紧只要我们的思想不垮”。推土机加上师生拼体力在管盘梁开出七百亩的人造平原。同时开荒种茶28亩，植梨树3千株，修猪圈十二间，养猪120只，学生定任务扯猪草。

校办工厂

从一个园盘起家，平锅地加到15联。随时进东阳沟捞木料，上山挖木板。请来木匠建起木工房，请来铁匠建起红炉车间。学木匠学铁匠，一次性出售给南充外贸公司水果包装箱子5千套。做果箱和校厨具出售。请进面匠办起面粉加工厂，学办做面条。派出17个学生到农机厂学习农机技术——在县农机厂支持下建起农机修理车间，公管对外修理农机具。

学工，学农的同时，组织学生回插学测量，开展社会调查训练写作，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参加校宣传队的师生常常停课排演，应付训练、会演。

当时有人说：“闹热是闹热，就是耽误了学业。尤其开门办学，

走五七道路”的活动见报后，县内外参观“取经”者不断，全县上下忙于接待。至于课程表上的课，能上则上，不能上则停，宣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77年教学秩序逐步稳定，考试制度得到恢复，以办补习班和补课的办法补救学业。每年毕业高中生150人，初中生150至200人。部分升学，大部分走向社会，献身四化建设。

1980年4月，县委调整领导班子结束了派性，学校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983年5月绵阳地区(83)69号文件转省教厅(83)26号通知：复名“四川省青川县三坝中学”兼收职业高中班一个。

1986年秋季，有教学班32个，学生972名，正式教职员72个，其中中共党员17人。

现在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1985年一幢投资10万元的教学楼投入使用，1986年一幢投资22万的职工宿舍楼投入使用。理化生实验室改建，购置了示波器一种供放映影片，购置了示波器、试波器给电工班提供了教学条件，投资3万元解决了用水难的问题，又新修茶水房3间，新建厕所一部，林荫八间。

总之，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面貌日新月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青川 杨 雄

魏少杰

“根雕”又叫“根的艺术”或“根的造型”。它是选择和利用各

~4~

种树根或竹根的自然形态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一种艺术品，具有自然美和雕刻美的欣赏价值和室内装饰，日常使用的实用价值。

我国劳动人民用树根和竹根创造艺术形象和日常生活用具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荆州出土文物中就有三国时期的树根家具；《齐书》中也有齐高帝赠与隐士僧经“竹根如意”的记载；宋代《太平广记》“荆根雕”一文则记述了利用树根作狮子形“木枕”的事。到了明清时期“根雕”就更为发达了。

青川虽早有根雕，但由于历史原因，发展缓慢而曲折，一九六九年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为“牛鬼蛇神”押进深山老林（东园沟）伐木期间，发现埋在泥土中的部分树根朽木，形态奇绝多姿，就利用休息时间制作了一些日常用具，但由于“文化革命”限制了它的发展。到一九八三年青川县城建局才有组织地进行了根雕制作，同时业余创作也进一步发展了。几年来，青川根雕的飞跃发展，体现了青川根雕作者在艺术上的执著追求和艺术风格的初步形成。

青川地处龙门山脉，根源丰富，大小俱全，长势奇特，质地优良为根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历史悠久的民族雕刻艺术，为根雕作者准备了充分的艺术养料。对外开放政策使根雕作者从国外的雕塑作品中受到艺术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艺术品的大量需求，进一步激发了根雕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根雕作者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为根雕作品不断满足人们的艺术需求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切都为青川根雕的发展和艺术风格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青川根雕作品是写意和写实的结合，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

合，是个体形象美与意境美的结合，是自然美与雕刻美的结合、是形态美与功利美的结合，气派、大方、雄奇、明朗、凝炼、深沉、自然、朴实、飘逸等是青川根雕作品的艺术特征，它给人以美的愉悦，意的联想，知的启迪和力的鼓舞，每件作品又都有各自的个性，独一无二不能复制，也不可能重复。

五年多来，青川根雕有一百多件作品曾相继参加了地、市、省以及全国的展销会。一九八三年三月，青川根雕第一次问世，三件作品（作者王文林）参加了绵阳地区第一届花展；一九八三年九月，有七件作品（作者王文林）参加了全省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一九八四年三月有五件作品（作者王文林）参加了广元片区花展；一九八五年三月有十二件作品（作者魏少杰、王文林）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有三件作品（作者魏少杰）参加全国林产品展销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八五年五月经济日报、一九八五年四月和一九八六年一月四川日报、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国企业报……等报刊都曾多次报道；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四川电视台记者马明专门为青川根雕作品和作者（魏少杰）进行了采访，并由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于当年的七月和九月向全国进行了播放。一九八四年五月有两件青川根雕作品（作者王文林、尹显俊）送与了联合国的夏列博士。一九八五年九月有一件青川根雕作品（作者王文林）参加了新加坡一华侨，无论展出的或销售到国内、国外的都深受人们欣赏和珍爱，被国内、外人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东方特产”。

青川根雕，这一大自然所赋予的，凝聚着人的智慧的“奇”、“巧”艺术，为我们的当代生活和祖国的四化建设增添了异彩。

~ 6 ~

丁丑年平青灾荒见闻

任朝晖

一九三六年平武全县大春减产，次年春久旱不雨，灾情更形惨剧。灾民流离失所，大部耕地，满生荆棘。其时我正考入平武简易师范读书，沿途亲见平武至青溪一带农民大都以野菜为主充饥，面黄肌瘦，满目荒凉。青壮年外逃他乡避荒就食，阡陌之间，健妇把锄，老母负薪，已成普遍现象。平武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由县知事商捐粮，每日煮两次稀饭供应灾民，然粥少人多，每人仅一碗稀饭而已。

一九三七年五月，距县城二十多里的附城联保木鱼沟，有一户农民，壮年人上山挖野菜去了，当晚未回家，家里的老奶奶晚上饿极了便将小孙女用两扇门板压死，放在顶锅内煮了吃。次日壮年人回家发现孩子不见了，四处找寻，终未找见。后来发现顶锅里剩有小女孩的脚手等，才知孩子被煮起吃了。当即禀告保甲长，把老奶奶和煮人的顶锅押送县城。县府拍了照片报省，省上派人下查，每户发了几角钱的纸币救济，城内稀饭仍然照煮，至九月大春收获，灾情才缓解。其时平武县财务委员长魏甲先等给四川省政府的呈文称“平武县灾情严重人民惨苦之状非言可宣。附城联保属木鱼沟地方，有灾妇杀其孙女二人充饥。军队派出警戒哨兵所带之粮，被饥民劫去，且将哨兵击伤。夫祖母之爱孙女，人民之畏军队，此为普遍现象。孙女之肉唯是一日之命，哨兵之粮难裹一餐之腹，然而竟杀其所至爱者，抢其所至畏者，可知饥火中烧，已至于求死不得之态度，始有此反常现象……。”又称“大股土匪，虽屡击溃，零星小匪，仍然出没无常。匪氛弥漫……”

件，更层出不穷。善后之法，必须抚集饥农，使其旧耕，然后严密保甲组织，以绝外匪。尚仍催科无已，则未流亡者遍于逃索，必将出走。已流亡者，则更不敢归，是不啻不断增加土匪之因子，而使地方永远陷于分扰也”。

白水福音堂始末

曹子安

一九四七年，中华基督教会西南分会指派受过神学教育的中国信徒刘汉宁来白水，租用上街李大兵家的房子立了“白水福音堂”。一九四八年，正当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美国人包志理夫妇亲到边远的白水任传教士。不久，包的女婿魏约翰牧师偕妻包春园携带子女也来白水传教。这时原来的牧师刘汉宁已派往甘肃碧口，教会又派于文海来白水作助理牧师工作。

当时的白水土豪横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洋人在白水成了古今奇闻。国民党政府和地方豪强对洋人百依百顺，基督教在白水又是初到，人们看洋人生活，听洋人言谈都觉新鲜。逢场牧师在街上搭台讲经，星期天在教堂做礼拜，宣传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是救星。那时围观的人多数是看稀奇的。有的想听或手风琴演奏的音乐，有的想去福音堂打皮球和乒乓球，只有少数无业可操又愚昧苦闷的人是福音堂的常客，参加做礼拜和祷告活动。还有些中老年妇女疾病缠身，久治无效，把希望寄托在耶稣身上，以为耶稣能拯救万民，

因而成了基督教信徒，如左云清、唐子华、田玉兰等均因此受过洗礼。

包、魏二牧师在白水传教不久，为扩大教会影响，进一步开展教会活动，将邻近的观音堂拍成照片寄交美国基督教会，要求汇款建造新教堂。但因解放大军进军神速，此事未果。

解放后，党和政府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不强制信教，也不得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因而白水福音堂的牧师继续进行传教活动。一九四九年底，华北神学院毕业的任宇治牧师由西安基督教会调到广元教会，经广元教会艾牧师（外国人）安排到白水福音堂作牧师，协同包、魏二牧师工作。一九五一年冬，包、魏二牧师被遣送回国，从此白水福音堂就由任宇治牧师主持。任的母亲妻子及五个儿子也先后从老家安徽碭山迁到白水安家落户。

土地改革中，白水福音堂原租李大兵的房屋划归原主，另拨观音堂给福音堂让其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因广大群众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和党的教育，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听教信教的人越来越少。任宇治牧师也积极响应党的“三自”号召，以开西药房为生。三大改造时，任宇治牧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西药房合营为白水联合诊所，并任该所主任，全身心投入诊所日常工作，还要参加有关会议，传教活动自然停止。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查抄了白水福音堂，并把观音堂分配给了区医院做职工宿舍，白水福音堂的历史也就告终。

贾应坤武装哄闹剑阁专署

李廷基基至基洪和基建

一九三五年川陕革命老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南巴出发跨过嘉陵江来到青川开辟川陕甘边区，并与国民党胡宗南匪追堵截部队激战摩天岭后，西去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当年旧历五月二十七这天（阳历六月二十七），有十八名被红军打散的国民党兵，背着步枪在房石乡盐水坝寻找粮食。地头蛇贾应坤闻知后即派其属员何廷连、王立训、刘永发假冒上峰命令“捉拿逃兵归案”。十八名散兵苦苦哀求愿交枪回家生产，免受酷刑。狠毒的贾应坤为了杀人以灭口，仍将十八名国民党散兵施以毒刑后一坑活埋，收得新式汉阳枪十八支，子弹若干。随后蒋介石势力入川，整顿“纲纪”，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剑阁专署，第一任专员田湘藩于同年七月到任，到任不久，闻知贾的种种不法，以判刑为名，亲率保安队三百余人，来到老溪沟杨家坪，欲一举捉获其人以捣其巢。贾早有防备，已和所率部属逃匿于深山老林之中。田专员扑了个空，无功而返剑阁。贾虽未被捕但对田湘藩专员怀恨。打听得知专员调任的回任之日，贾应坤让曹未铁杆中队长姚方才、彭甫臣、杨兴文密投机宜：连夜联络剑阁专署只准武装哄闹，不准抢劫财物和损坏东西，并规定了哄闹的口号。随即由姚、彭、杨三队长带领约二百余人，长枪短枪各种都有，连人带百人枪，比田专员还多一百人，跟踪追至剑阁专署，大喊大闹：“田湘藩出来！”……吓得田专员不知所措，求敢露面，更未调遣人员对付。（也不知是否田专员不在专署，武装人员是否回署）从此以后剑阁地方人人皆知“田专员都怕贾应坤”，所以贾的威名大振，即有贾云峰、张守华等大匪首来贾处附势，在房石关庄一带大种鸦片、抢劫商旅、拉肥索贿，甚至抢劫邻县王守成，洗劫龙门坝，一时土匪气焰甚为

张，国民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房石、夹庄一带尚能流行过一首民谣：“你有个剑阁城，我有个老山林，你们来折腾，我们叫尔不见尺来无叙这段历史。”

三十年代姚渡淘金人

姚腾达

姚渡，地处四川北部边缘，毗邻陕甘，白龙江流经境内，是四川主要黄金产地之一。居住在沿江一亩无地少地的农民，充分利用河滩这一自然资源，经常、持久地在淘金上下功夫，开辟财源，得无把握收益，争温饱，求生存。

根据河水的涨落，淘金人在河边搬掉乱石，然后提取表层泥沙淘金。有的一个人边挖边淘；有的两个人合作你挖我淘；也有三个人联合，挖沙、运沙、淘金各司其职。这种淘金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收入不大。

天降大雨无法在河下淘金，淘金者抓住山洪暴发，泥沙随山洪直泻的有利时机，头顶斗笠，身披蓑衣，于山涧沟渠之中安放淘金床，赤着双脚站立水中，手执铁头一锄一锄的把那些被山洪冲来的泥沙往淘金床上刨。任凭风吹雨打忙得汗流浹背，连吃都顾不上吃。有的感谢天有眼，时来运转，还真的淘到了较多的金；有的忙碌一天只获微薄收益；有的劳动一天颗粒无收，挨冷受饿，着凉感冒。不但不赚工，还要吃老本，自掏腰包抓药吃。

民国二十六年，漆文明、王忠信、王兴洪、王兴荣等，在老渡河滩选择砾石岩层中夹有河沙地段钻洞子取沙淘金。根据岩层分布，

含沙层宽约一丈，高仅二尺五寸。淘金者只好仰卧于地，侧身挥锄取沙，运沙者须匍匐行迹手脚并用来回爬。洞越深光线越暗，每人各亮油灯一个，在昏暗的油灯下挖沙，工作艰苦，无任何安全设施，危险性极大，一旦塌方，就被深埋大葬命丧黄泉。民国二十八年，强树林、老袁、徐洪智等七人在杏树坝挖金，刚挖了方圆一丈，深约一丈的碗底大坑，由于岩层松散，两边突然下塌，强树林直立坑内，虽被沙石埋至颈部，经及时抢救，幸免死亡。徐洪智被埋于沙石之中，虽被挖出来，但早已气绝身亡，一命归天，留下老伴一人，孤苦伶仃，悲惨万分。

民国二十七年，打鼓滩挖明子淘金。这种淘金法至少需八个人联合，一般挖丈多宽，六尺深的大坑才见金沙，由于靠近河滩，坑内积水甚多，愈往下挖水愈多愈大。那时没有抽水工具，前四人分两班轮流用木桶舀水，其余四人分别取沙、运沙、淘沙，工作十分忙碌辛苦。为了生活，他们不怕炎夏酷暑，大汗淋漓脚趾泡烂；不畏冬日严寒，河水刺骨关节疼痛；终日与河滩拼搏。后来因出了滩收益较高此地挖金人发展到百人之多。

那时候，人们常说“有饭吃不打更，有钱便没淘金”。道出了淘金人的艰辛困苦，当时农民淘金是苦于生活所迫，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但正当淘金者得到一点收益的时候，乡长杜礼堂的烟枪手强正富施阴谋，立名目，经乡长点头要淘金人每天交纳贰千元（约折人民币贰角）地皮费，全部落入私人腰包。淘金者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暗地唾骂出出怨气。悲乎三十年代淘金人！